

說唱晴天傳

劉品高 著

中南華書局印行

說唱晴雯傳

劉品高著

中華書局印行

著 鄧 品 高

省 渤海新華書店

者 中南新華書店

(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

各地新華書店

新華印刷廠
(漢口洞庭街一〇〇號)

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

渤海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版(本版重排)

1-5,000(漢)

基本定價(乙)3.50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四臭肉壓迫種地戶 | 八路軍黑夜打梁莊 |
| 第二回 | 二同志初上太平莊 | 毛老道造謠嚇佃戶 |
| 第三回 | 裝進步張同志受騙 | 發號令新團長施威 |
| 第四回 | 當耕牛張大爺喪命 | 報父仇鐵骨頭藏刀 |
| 第五回 | 李大爺被迫出狗殯 | 四臭肉明減暗不減 |
| 第六回 | 廉同志訪問二癲子 | 衆佃戶成立退租會 |
| 第七回 | 二癲子一心減租糧 | 香騷瓜『渾身都是嘴』 |
| 第八回 | 開大會趕走長鼻子 | 毀皮鞭鬥爭毛老道 |
| 第九回 | 油舌頭裝鬼扯後腿 | 王皮匠說服老明白 |
| 第十回 | 四臭肉計窮裝死 | 衆佃戶遊行示威 |
| 第十一回 | 打倒臭肉全莊眞太平 | 積極建設大家齊努力 |

第一回

四臭肉壓迫種地戶
八路軍黑夜打梁莊

窮人出血流汗，財主擊吃坐穿，窮富到底誰養誰？必須弄個明白。別想前世註定，休說命中該然，減租減息把身翻，全靠自己來幹！

西江月罷，裏面引出一部窮人翻身的故事，說的是山東省，沂州府，太平莊，有一家大地主，這家地主姓王，是從明朝以來的主財主，清朝光緒年間有十頂大轎，出來進去，好不威風，這些賊官刮地皮、喝民血，結果，窮人的土地，統統成了他的，遠近的人，誰不知道：『金梁莊，銀喬莊，不旱不澇太平莊，窮靠富，富靠天，不靠天來靠王家』。周圍好幾十個莊子，只要是好地都是王家的。二三百年以前，掛過千頃牌，積德堂是太平莊的首戶，一門出過兩個翰林，現在分爲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翰林的子子孫孫都很威風，直到如今，還是太平莊的土皇上，翰林府的當家的是王宏錦，外號人稱『五花蛇』，前樓院的當家的是王宏銀，外號就叫『四臭肉』。諸位明公不知，聽我慢慢的道來。

提起來遠近誰人不知曉

太平莊王家地主有大名

常言道做官就能成財主

又道是財主做官才能行

清朝裏大官做了好幾任

光緒年十頂大轎好威風

終日裏搜刮地皮喝血汗

只過的家大業大好興隆

良田地一片一片無邊楞

夜來潮不旱不澇多收成

翰林府名字叫做八卦陣

當中間三層高樓接天空

周圍裏九十九間瓦房子

俱都是前簷後廈大高廳

若要是外人進了這座院

管保他糊迷不知西和東

兩樓院全是高樓和大廈

盡都是磚瓦輝煌一片明

九個院八十一間大瓦舍

皆分爲三進三出好幾層

光宅舍佔了全莊一大半

真正是威風凜凜殺氣騰

姓王的園子裏邊無雜姓

衆明公聽我細細說分明

話說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光樓房瓦舍就佔去了大半個莊子，又合起來修了

一個園子，名叫王家園子，王家園子裏光姓王的，一家外姓沒有，四臭肉常打着響談，伸着大姆指頭說：『只要沾上個王字，至少是頂一頃地的戶，就得擺上「老爺譜」，可是「親生兄弟，財物各別。」富的也只是大門裏頭那幾家子，指地沒有的「窮王」，一百家裏還佔九十五家子，逃荒的，要飯的，挑小挑胡混的，佔了一半還多，王家園子外邊周圍一「葛拉」，都是王家的佃戶，一共二百多家子，一家子頂一間小茅草屋，裏面有一百五十多家子，是王家的種地戶子，他們差不多都給王家種了七八

十拉輩子地，可是直到如今，自己還是一鞋底地沒有，西頭土墩子上，有三四十家子要飯的，他們大半都是種不起地和老了又絕了後的老佃戶，大門裏頭說這幫人都是長滿了口的廢物，又都是偷雞摸狗的賊種，大門裏頭誰家丟了東西，第二天土墩上必定有人被抓起來吊在樑頭上非刑拷打。翰林府裏老翰林傳小翰林，一直傳到今天，五花蛇和四臭肉，也會擠鼻子瞪眼的對佃戶說：『不是靠着我王家的地，您連吃屎也吃不成！』『您頭頂着我的，腳踏着我的，穿着我的，吃着我的，骨頭肉都是我王家的。』『要買你的骨頭，你還得添上幾斤肉！』王家的地主真正厲害！瞪眼就不給地種，小門一鎖，屋頂一掀，小鍋一揭，牲口糧食都給你留下，叫你馬上捲行李滾蛋！翰林府和前後兩樓院裏，隨便走出一個人來，誰不知道，『皇上的狗都是御的』，只要他用手一指，全太平莊都得亂活撒！自後三年前鬼子在梁莊按了據點，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投到漢奸剝皮司令手下，當了個團長，新綽號叫『抽筋團長』，這一來，太平莊的窮人佃戶，可就更苦了！

自從那鬼子梁莊按據點
太平莊窮人佃戶更可憐
五花蛇抽筋團長多厲害
每日裏這捐那款淨要錢
一個月捐款足夠七十種
就是那鷄狗鴨鴨也上捐
好一個要人命的手提款
這一款手到提來不讓閑
他若是伸手問你要一萬
你就是九千九百也不完

列位明公，敢說這些捐款，太平莊上家家都拿嗎？不是，前後兩樓院是一文也不用拿，前樓院裏四臭肉跟剝皮司令拜過仁兄弟，當然更不用拿了，除了他們以外，別的姓王的本家連老六房頭都花的連飯也吃不上了，窮人佃戶們，當然更不用提了。

窮人家平安年頭就難過

一年中就挨餓大半年

現如今加上漢奸要捐款

真正是火上加油難上難

不用說吞糠嚼菜沒處撈

就算是草根樹皮也難辦

一家家往往幾天不動火

一個個往往幾天無飯餐

一個個餓的好像咳嗽老

一個個瘦的筋露骨頭乾

只餓的三根青筋挑脖子

只餓的三根腸子兩根閑

這一個仰面朝天長吁嘆

那一個只恨命苦怨蒼天

這個說活着不如死了好

那個道死了免的受熬煎

這個說這樣日子怎麼過

那個道什麼時候才算完

且不言窮人佃戶受苦難

咱這裏再把八路表一番

八路軍本是人民子弟兵

他這回要把梁莊據點剷

這時候大約方有二更半

忽聽的機槍大炮響連天

手榴彈一個一個響成串

炸藥包一聲霹靂震破天

從開頭一直打到天快亮

梁莊的漢奸鬼子一窩端

太平莊吓的一夜沒睡覺 一黑夜人吵狗叫到明天

話說太平莊全莊的人，聽見梁莊炮響，不知道什麼緣故，都吓的心忙意亂，一夜沒敢睡覺，第二天天不明，二瘋子的閒屋裏就擠滿了人，他們都是四臭肉的種地戶子，各人的心裏都跟揣着個小兔兒一樣，崩崩的亂跳，駱駝徐東兒，把他那個鍋腰子擠在牆角裏，兩個眼水滯滯的發青，吓呆了，老明白徐士貴，手光摸他那兩根黃鬍子，上牙光和下牙打仗，簡直吓糊塗了，只有二瘋子見的世面多，膽子大，他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四十來歲，在威海燒了九年石灰窯，當過工頭，大前年五十三歲才回家，矮個子，臉上有幾個甜瘋子，兩撇小黑鬍，光棍一條，好喝個酒，眼睛老是紅紅的，好趕個集，賭個錢，押個寶，種了前樓院的五畝地，也跟玩一樣，他見衆人吓的這個樣子，心中好笑，他用手把胸膛一拍說：『你們這些人，真是膽小如鼠哇！』

二瘋子未曾開口慢騰騰 尊一聲老少爺們聽分明

叫我為準是八路打據點 咱爺們何必膽戰又心驚

我勸您抽袋旱煙別害怕 窮爺們反正不過一個窮

活到頭頂多就是一個死 窮到頭上門要飯算到頂

不管他外邊天踢和地陷 咱還是指地無有窮光精

二瘋子說到這裏，用手開開門往外看了一眼，又慢慢的關上，低低的聲音對大家說道：『叫我看要是八路真來共共產，還不尋呢！』

叫我看就算八路與共產

咱爺們指地沒有更相應

二癲子從頭至尾講一遍

衆佃戶各人心裏才安寧

有一些逃荒到過根據地

誰不知八路辦事怪公平

衆佃戶心中正然盼八路

楊大啦站起身來把話明

列位明公，敢說楊大啦是個什麼人物呢？他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啦起來就沒有邊，天南海北，他都知道，他說他上過南天門，吃過老山參，喝過觀音菩薩玉淨瓶裏的甘露水，他闖過馬子，當過兵，發華工到過法國，他天不怕地不怕，殺過人越過獄，今年六十多歲了，還挺壯實，花白鬍子，滿臉皺紋，說起話來，像打雷一樣，他把胸膛一拍說：『怕，怕個吊！婊子兒鬼子，我看也到了這天了，八路的根據地，老子也闖過，可真講義氣，我看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雜種，也該到了頭了。』屋裏的人怕出亂子，都連忙不讓他再說了，老明白慌忙站起來，伸頭向外望了一望，幌着楊大啦的膀子，靠近耳朵悄悄的說：『小心點，路上說話，草裏有人哪，長鼻子來了，啦個旁的呱吧！』楊大啦冷笑了一聲說：『嘿！吊毛灰！來了個吃鼻涕拉膿的廢料，就嚇的這個樣子！』正說着，果然長鼻子急急忙忙走進門來，今天他的鼻子又長又紅，敢說長鼻子是個做什麼的呢？諸位明公不知，聽我一言道來。

他也是四臭肉的種地戶

可是他自己覺着比人高

他常說會抱粗腿就有飯

又道是靠着大樹有柴燒

見東家作揖磕頭溜溝子

見窮人吹鬚瞪眼稱英豪

他眼中只是看起人三個

衆明公聽我一說根苗

頭一個就是東家四臭肉

再往下何掌櫃和毛老道

只要是除了以上人三個

太平莊無人揸他眼睫毛

只因他舐腕眼子舐的好

四臭肉拿着好像狗一條

他在那徐家巷裏行了霸

成天價大搖大擺手插腰

話說長鼻子，十幾年來，在四臭肉面前溜溝子溜的挺好，可是對窮人佃戶，就疵牙扭嘴，愛熊誰就熊誰，因此別的佃戶都罵他，說他『吉離子飛到樑頭上——雀子不大，架子不小』，又說他鼻子長是給四臭肉舐腕舐的，他自己可是覺着自己了不起啦，常伸着大姆指頭對旁人說：『我啊！四老爺的大駕，親自拿文明棍打過我的腦袋，不信看我頭上這塊大疤，多洋氣，你們這些老鼠，只配毛老道的鞭子抽！』他說完以後，就拿下帽子來，叫人家看看頭上像大銅子一樣的那個明疤，他常給東家趕集，回來吃一點殘茶剩飯，出門不抹嘴，見了人就叫看看他嘴上的油，還吹着說：『四奶奶親自端給我吃的炒鷄片，不信，聞一聞，聞一聞。』莊裏的人都說他是『蛤蟆蝌蚪子跟着團魚走——硬充王八的孫子』，今天八路軍打開梁莊，四臭肉要搬家，可把他更忙壞了。

一整夜忙忙碌碌沒睡覺

吆喝人快給東家把家搬

太平莊被他一夜全跑遍

雪地裏東跑西奔到處竄

莊東頭找着張大王老五

莊西頭又去叫起李老三

他把那周二胡七全找到

衆佃戶被他一夜都嚇全

他這才對着衆人把話講

你看他疵牙扭嘴裝洋轎

叫衆人你們都要聽明白

今晚上要給東家把家搬

那一個要是不來好上幹

到明天揭鍋鎖門不放寬

長鼻子吹鬚瞪眼嚷一遍

衆佃戶嘴裏不說心裏煩

話說長鼻子一夜上東跑西顛，把全莊百多家佃戶完全招呼起來去給東家搬家，他這才又邁開兩條狗腿，急急忙忙來到二麻子的閑屋裏，一進門兩手一「扎煞」說：「兄弟爺們，還不快跑，了——了——了不的了！」楊大啦見此光景哈哈大笑說：「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好像個吉巴子吊到油鍋裏，這是何苦！還是坐下聽我啦一段法國呱呱吧，法國的大姑娘長的真漂亮，一大羣圍着我，叫我跟她睡覺，我說「馬里馬在」呀，「馬里馬在呀。」」列位明公，敢說「馬里馬在」是什麼意思呢？前面已經提過，只因楊大啦年輕時曾當華工到過法國，「馬里馬在」是他胡編的一句法國話，故意鬧長鼻子的，這一回可把長鼻子急壞了，吭吭了半天說：「了不的了，五老爺全家都搬光了，前樓院，後樓院都搬家了，您還不快搬嗎？四老爺說：「天明了八路共匪軍開過來，就要把你們殺光！雞狗不留！不殺的就一定是勾通八路的，五老爺回來也要殺！」反正要快走快走，快走哇！」他一眼看見駱駝和老明白用手一指大聲罵道：「賊種羔子！東

家忙的這個樣，您還在這裏怪自哩！」

長鼻子未曾開口氣昂昂

罵一聲賊種羔子聽端詳

今夜晚東家正要搬家眷

他要把金銀財寶都搬光

常言道養兵千日一時用

您爲何東家有事躲一旁

咱東家養您養了好幾輩

今晚上用着您了反了腔

莫不是勾通八路想造反

五老爺回來叫您命不常

他這裏越說越惱越生氣

一伸手抓住駱駝摔一旁

老明白害怕有事溜出去

二麻子假裝肚疼光喊娘

長鼻子一行罵着揚長去

楊大啦把嘴一裂又開腔

話說長鼻子來到二麻子的閑屋裏，連吵加罵鬧了一陣，把一屋人都鬧散了，他自己也一行罵着走了，屋裏還只剩下二麻子和楊大啦兩人，楊大啦慢慢的抽着旱烟，長嘆了一口氣說：『真他媽的癩蛤蟆爬到脚面上——不咬人惡應人，走他媽的就走吧，咱們反正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人到那裏，家到那裏，可別弄上個勾通八路的名字，丟了這個吃飯的傢伙！』二麻子哼了一聲說：『吊！腦袋砍了碗大一個疤，我看這回八路準能打開梁莊，等等再說吧！』楊大啦說：『老弟，你聽啊！』

常言道看風駛船真不假

又道是光棍不吃眼前虧

叫我說不如暫時躲一躲

看一看八路漢奸誰勝誰

倘若是一路準能站的住
楊大啦正在這裏出主意
只聽得牛角吹的鳴鳴響
禍害精怒目揚頭往前走
楊大啦見勢不好揚長去
眼睜睜目下就是一場鬧

那時候咱們再把家來歸
屋門外連聲怪叫似沉雷
又聽得吵吵嚷嚷喊成堆
毛老道手提皮鞭在後隨
二麻子邁開大步一溜飛
衆明公要聽詳細下一回

第二回

二同志初上太平莊
毛老道造謠嚇佃戶

翻身歌（一）誰養活誰呀？大家來談一談，沒有咱出力人，糧食不會往外鑽，耕、種、鋤、割，全靠咱們下力幹，起五更，睡半夜，一粒糧一滴汗，地主不費力，糧食堆成山。

閑言道罷，書接上回，話說二麻子、楊大啦，二人正然談話，忽聽的門外吵吵嚷嚷牛角吹的鳴鳴的，楊大啦出門一看，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爪子，有名的禍害，毛老道跟在後面，連聲怪喊：『老少爺們！了不的啦！快跑啊！匪軍快進莊了，見大人就殺呀，見女人就姦哪！見小孩就活吃啊！八路軍站不住啊！司令團長，過兩天就要打回來了！誰勾通八路就要殺頭啊！司令說過：誰跟八路軍說一句話，就殺誰的頭，快跑啊！匪軍佔了梁莊，快進咱莊了！』毛老道簡直好像一個瘋了的毛猴子，叫的那個怪腔，真是難聽，醉的東張西歪，右手提着酒瓶，左手拿着鞭子，一路走一路吆喝，列位明公，敢說毛老道是誰呢，這人姓王，是五花蛇的老家，論行輩，比五花蛇還上兩輩，他生的又黑又胖，滿臉滿嘴的黑毛，一對鷹眼，斜瞪着看人，蒜頭鼻子，一『出』一『出』的，天天掛搭着臉，好像有人該他二百一樣，他沾了姓王的光，當了

個看青的頭目，每年光青糧就分六十多口袋，成天價無惡不作，衆位明公不知，聽我慢慢的道來呀。

他本是四臭肉的一狗腿

他對那窮人佃戶甚是兇

每日裏帶領狐羣和狗黨

到處裏橫行霸道胡亂行

到誰家吃飯還得坐上座

吃完了分文不給還發熊

不管他酒舖肉舖燒餅舖

也不管本錢大小撐不撐

他自己天天白吃還不算

臨走時還得捎着回家中

你若是分文不要還罷了

若要是提起要錢惹災星

他常說他是王家御貓子

太平莊全是老鼠瞎無能

成天價燒酒吃的薰薰醉

滿莊裏亂找斜氣亂發瘋

窮人們誰都吓的得得戰

見了面誰敢不把二爺稱

若要是有人一時冒犯他

好可怕皮鞭舉起不留情

再不然東家面前說句話

第二天揭鍋鎖門待不成

話說毛老道在太平莊，成天歪戴着帽子，指東打東，指西打西，無人敢惹！因爲

他生的滿臉黑毛，一幅兇相，渾身妖氣，所以莊裏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毛老道』，今天他踢拉着老棉鞋，真是吓瘋了，他一輩子也沒見過翰林府裏這樣的慌亂，他怕天下真要變，怕他的紅運真要倒，喝了半瓶酒，奉四臭肉的命令，在大雪地裏吆喝

喝，一路走，一路喊：『了不得了！可要變天了！八路來了要殺的雞狗不留哇！趕快跑哇！趕快跑哇！』他鬼哭狼嚎的那個怪腔，好驚人哪！

毛老道一路走來一路喊 好像那鬼哭狼嚎令人驚

若要是那個走的慢一步 好厲害皮鞭落下身上青

這時徐駱駝的老婆嚴冬天裏穿着一條破褲子和一個破褂子，還遮不住身體，他的小孩沒有褲子，還躺在炕上，毛老道派禍害挨家搜查，誰不跑就是勾通八路，禍害搜查駱駝家一看，心中大怒，不由分說，伸手抓住小孩的兩腿說了聲：『給我去他娘的吧！』古冬一聲，摔在雪裏。

禍害精抓住小孩猛一送 古冬冬落在門外大雪中

徐大嫂心如刀攪不敢喊 那小孩抓地沒命大放聲

禍害精槐木棍子往空舉 惡狠狠照着大嫂下絕情

徐大嫂捨了孩子往外跑 全莊裏男女老少一齊擁

衆百姓又是害餓又是冷 一個個又是掛家又心驚

只聽的大人小孩齊哭叫 到處裏悽悽慘慘好傷情

毛老道手提皮鞭隨後趕 那一個走的慢了就不行

他說道誰走慢了通八路 五老爺回來跟您把賬清

太平莊忽隆隆鬧一夜 翰林府前後樓院都搬空